

勞動界

第十冊

九年十月十七日

七日一冊 每星期日
出版 每冊銅子二枚
總經售處上海法大馬路
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

演說

●勞動者應該如何努力？

季陶

諸君！全世界的『資本家生產制』，一致破滅的時期，快要到了。『資本家生產制』這一個制度，就歷史上說，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東西。舊日的社會組織，靠他去打破。到得舊組織打破了，舊組織下面發生的舊思想，也跟着崩壞了的時候，這『資本家生產制』本身的罪惡，也就完全被世人經驗出來。於是他自己本身，也就免不了滅亡的浩劫。這一個制度的發生，是有一定的必要才發生的。他的滅亡，也是有一定的必要，萬不能不破滅的。諸君！『資本家生產制』是甚麼東西？大家明白不明白？大家是勞動階級的人，大家就應該要明白，這製造出勞動階級，又來作勞動階級的敵人，結果却必要被勞動階級打破。

，完成無階級的社會組織，這一個奇妙不可思議的制度，他究竟是怎麼一個東西？

諸君！你們不都是在工場裏做工的麼？上海這一個地方，是中國新工業最發達的地

方。你們所處的工場，多是新工業組織的工場。你們且看他和他舊式的工場，有甚麼兩樣？你們在上海這個地方工場裏做工的工人，和內地那些舊式工人，生活的格式，有甚麼兩樣？只怕是你們不留心，倘若肯留心，一下子就想到他種種不同的去處了。我且舉出幾點來，說給大家聽聽。

(一) 舊日各種行業的工人，是學徒出身，作頭（上海的作頭已經不同了）就是師傅，師傅就是東家。他也是學徒出身的工人，而且是現在作工的工人。不過他的資格老，做工的日子多，省吃省用積下來有幾個錢，所以他可以獨立門戶，在手藝上做一個師傅，在營業上作一個作頭。

現在各種工場的工人，不一定是學徒出身，師傅也不一定便是作頭，更不是東家。做東家的，專是拿出錢來做資本，此外便一事不作，只靠分利錢過日子。他們現在既然不做工，也不是工人出身，只要有錢，不管是牛是馬，都可以作工場的老板。

(二) 從前各項手藝的店鋪作場，只是幾個人，多到幾十個人，是四處分散的，再也沒有一個作場，聚到幾百人的事情。現在的工場，不用說幾百人，動輒是幾千人，甚至有用到幾萬人的，也不希罕。

(三) 從前各項的手藝，工錢是由同行的工人自己定的，他們估量着相當的生活費，和

社會的需要，公議一個工價，在社會上就有通行的効力。生活費大，需用類多，工錢就漲價。漲價的工錢，全歸工人自己取得。無論是木匠、泥水匠、裁縫、皮匠，都是如此。現在的工場就不然了，工價是那些不做工的資本家定的。工人除了造出貨來交給資本家而外，和社會沒有關係。貨價越貴，資本家賺得錢越多。工人們得便宜的工價做出貴價錢的貨色，自己要用時候，又非用貴價錢去買不可。

(四) 從前各項手藝的工人，他們的休息時間和作工時間，是工人自己定的。他們估量着體力的限度，公議一個工作時間，對於雇用他的人，就有施行的効力。比如現在潮州地方的木匠，泥水匠，他們每天早上八點鐘上工，午後五點鐘散工，每天在工作時間裏面，要吃四次點心八次烟，十足的做工時間，不過五六個鐘頭。現在工場裏的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，是資本家定的。不問和工人們體力的限度，相當不相當，他們定一個時間，便一定要工人們服從。

(五) 從前各項工業的技能，是用工人的腦力和體力直接去做的。技能是永久保存在工人身上的。工作的器具，是要人去使喚他，他纔發生効力。而且這些工作器具，都是工人隨身的所有品。墨斗規尺，是木匠的信物，連打官司的時候，都要用他來做證據。現在新式工業的技能，除了很少數的熟練工人而外，都是生在機器上的。不是工人使用機器作工，倒變了機器使用工人。而這些機器的所有權，却是又握在不做工不懂做工的資本家手裏。你們想想，工作器具是工人生活上必需的東西，一定歸由

腦力體力組織而成的技能、機器、材料，這三樣事合在一塊，方才能夠作成一個物事。現在不用講材料，連工作的器具，也不許工人所有。工人就是一個兩手空空的光蛋，一旦離了資本家的工場，就活不了命。

(六) 從前各項工業的工人，他們的人數，工作時間，工銀，這三件大事，都是由各業的人公同協議定下來的。而且他們議定這幾件事的基礎，是在社會需要供給的現狀上面。因為他們一切製造和工作，都是直接和需要者約定以後才做的。所以工人的人數和社會的需要永遠是相稱的。工作時間和工銀，也永遠和各業工人的人數是相稱的。同業的人和行外的人，固然沒有競爭，同行的競爭，也很緩和。現在就不然了。他們各業的資本家，製造貨物，只以貨價的貴賤做基本，以機器運轉的速度做標準，不問社會實際的需要如何，所以常常發生恐慌。有了機器代去人工的技能，工人不是要何等訓練，所以隨時可以用業外的工人替代。於是工人自身的競爭，也就非常劇烈。工作時間加多，少數的人，可以做多數的貨。失業的人便一天多似一天。資本家便利用這些失業的人，來壓迫現在工作的人，使他們不敢有甚麼要求。這就是資本家生產制最毒的地方。

諸君！你們想想，舊日以士農工商的分工為基礎的社會組織，雖然是不平等，却是無論那一個階級，都沒有立是可以絕對壓倒一切，連人家生存的自由都搶盡的階級。從前那師傅的尊嚴打罵學徒的工業制度，雖然不平等，却是沒有一個師傅，不是學徒出身，沒有一

項職業，是業外人可以管理他們處分他們的。現在這一個『資本家生產制』就不然了，只有一個資本家階級，管領着工業、農業、商業、教育種種。他們自己不是學者，可以雇學者替他出主意嚼舌頭。不是農夫，可以雇用許多做農工的人，替他拖犁耙，使鋤頭。不是工人，他們可以雇用許多許許多多工人，替他服侍機器，製造貨物，搬運傢伙。他們不用站檯棒，荷包袱，可以雇用許許多多夥計，替他招呼雇客，管理店夥。他們只是握着一個金錢的勢力，把社會上各種職業裏的人，都使得車輪一樣的溜溜轉。惟有直接用體力和腦力服侍機器直接在工作場服務的人，尤其變做了最可憐的人。舊日工人的地位，工人的權利，工人的幸福，失得個乾乾淨淨。作工必需的傢伙，材料，一點也享受不到。鎮天鎮晚替他們做苦工，再要加上幾十重高等奴隸——商店的店員，工場的工頭，管理人，技師技手，衙門裏的警察差役官吏，嚼舌頭的學問家——的壓制，真所謂呼天天不應哭地地無門了。

諸君！你們想想，你們那些工場的股東們，他們可以做紗廠，絲廠，的股東，同時又做綢緞店，百貨店，銀行，當舖的股東，同時又做房子地皮的所有者，同時又做衙門裏的顧問諮議，同時又掛起嘉禾文虎章，同時又可以做米店豆行的老板，可以做學校，孤兒院，慈惠堂，平糶局的董事，社會國家無論那一種事業，那一個機關，他們都可以操縱，可以管理他們的這種特權，是從那裏來的？是靠甚麼維持的？不用說：這是因為他們有錢。

他們手裏的錢，大多數是拿來做資本生利，利上加利，如是他們的錢越多，他們的特權就越重。諸位再想想，金錢這樣東西，又沒有男女的性別，又不會雌雄交媾，何以他會生兒

子呢？金錢這樣東西，吃不得，穿不得，何以他能夠這大的用處呢？想到這裏，我們就可曉得，他們的特權，並不是直接從占領許多金錢生出來的。是由於占領一切由金錢所能代表的財貨生出來的。他們占領着這許多財貨拿這些財貨做特權的基礎，要一切需用財貨生活的人替他們工作，而且對於人家工作製造出的貨物，並不給相當的代價。比如一個工人一天的工作，實在應該得一塊錢的，他們只給他三角錢，還有那七角錢他們便作為利錢，捲上腰包去。又如一個工人每人穿的吃的住的，只消五角錢，只要做六點鐘的工作，便可以造出和五角錢相當的貨色，他們却硬要強迫着工人做十二點鐘的工，仍舊只給他五角錢的工錢，於是還有六點鐘內所作出的東西，他們也就作為利錢捲上腰包去了。他們的利錢，就是從這裏來的。他們手裏的金錢，就是拿出作幌子來取工人們應得的分頭的，社會上無論那一項職業，都是在這一種制度支配的下面。所以無論那一種人，凡是要靠每天工作換飯吃的人，就沒有一個人不受資本家的壓迫，不歸資本家的統治。這個資本萬能的制度，我們就叫他做『資本家生產制。』再簡單解說幾句，所謂資本家生產制，就是少數的人，占領着一切生產機關。如機器，房屋，材料，土地之類，都歸他們少數人階級所有。再借着動力，機器，以及交通運輸等發展的力量，資本家與資本家聯合的方法，把一切實業，都集中起來。用統一集中的方法，把多數勞動的人，都集在一個勢力圈底下。給與最小限的工錢，強令服大量的勞役。并且把社會上一切事業，都化成商業的性質，受商業競爭的原則支配。把一切人類的人格，品性，技能，都融化在金錢裏面。只有金錢的威光，

沒有人類的自由。這種制度，就是『資本家生產制。』前面所述各種職工的地位，從前和現在，有六種不同。那就是資本家生產制最普遍的特殊點。

諸君！這一個制度，是機器出現以後，一定發生的產物。因為在機器未出現以前，社會組織的基礎，已經是在『私有財產制』的上面。機器這東西出現，他把從前那些用手製造的工業都打滅了。把一切工業的範圍，都擴大了。把交通機關弄得異常發達，人物的往來運輸，比從前都便利幾多倍。於是許多不同行的職業，都集到一個大規模的產業裏。許多農村山鄉的人，也都集到各處的都市裏。私有財產這一個舊制度，得着這一個新力量的帮忙，於是好像春天的草木，得着雨露肥料一樣，蓬蓬勃勃地發達成長起來，改了從前的頭面，變成一個近代特有的資本家生產制。

所以我們要曉得，資本家生產制，是因為有了機器出現才發生的。又是用機器的新工業組織，加在私有財產這一個舊制度上才發生的。倘若沒有機器這一個怪物出現，資本家生產制不會發生。倘若機器這個東西，不是出現在私有財產制的社會裏，是出現在共有財產的社會裏，資本家生產制也不會發生。可是因為這個制度一出現，社會上固然發生了許多新痛苦新罪惡，但是全社會的組織，全世界的社會組織，全體從根本上改變的新希望，也就從此發生出來了。舊社會幾千年來的腐敗習慣和制度，全體從根本上改變的大事業，也就從此開始了。這個新希望在哪里呢？就是因為這一個新制度出現以後，勞動階級的神聖，方才得着一個受共同訓練，過共同生活，有共同利害的機會。而且許多女子勞動

者，也方才得了個脫離的家庭奴隸成爲一個獨立的人格，直接從事於社會生產事業的機會。有了這一個機會，於是在『平等的自由團結』裏面，要求『平等的自由幸福』，建設以平等，自由，互助爲基礎的新社會，這一個全世界人類一致協同的新要求，就由全世界勞動階級的人，一致協力的活動起來了。

諸君啊！你們的工廠，是歸甚麼人所有的？不是歸許多股東聯合起來的公司所有的嗎？你們看到這一點，你們就應該明白了，『資本家生產制』唯一的勢力，就是在資本家的聯合。你們要作成勞動者的勢力，也是在勞動者的團結。團結越堅，勢力越大，你們的生活改良和社會組織改造的曙光，便都由這團結的裏面，發生出來了！

小說

兩個想發財的工人

呂聰民

一條寬大的馬路上，有兩個穿破衣服的人，在那裏慢慢的行走；忽地一個說道：『兄弟呀！你看我』如此的貧窮，每日的王錢，兩個人止賺五角錢，別說不能穿些乾淨的衣服，就是那褲子面，還恐怕混不上，如此日久天長，我們想個甚麼法子，來維持我們的生活呢？

又一個說道：『哥哥！我們要想維持生活，除非是想個發財的法子，要不然，那是萬

萬不可能的。」

兄：「怎麼才能發財呢！好兄弟！你有沒有法子哪。」

這時兩個人，正走到一家彩票店的門前，就看見迎面懸着一個極大的牌子。於是兩個人便停了腳，不往前走，看看這牌子上面，究竟寫了些什麼？一看，牌子上面有幾個紅綠色寫的大字，就是：「諸位：要想發財嗎？請買某處的彩票，頭獎五萬元哪，明天就要開彩，機會千萬不可錯過——快來買吧！」

弟很喜歡的說道：「哥哥！快看哪！這不是一個絕妙的發財的機會嗎？花上大洋五元，就可以得五萬元獎，我們花上五角錢，也就可以得五千元獎呢。我親愛的哥哥，你想想，這五下塊大洋錢，我們這賣氣力的人，汗珠打着腳面，非得二十年的工夫，不能達到此數；現在我們不費些微氣力，就白白的得到了手裏，這不是一件最好不過的事嗎？我們不若買上一條試試吧！這個百年不遇的機會，千萬不要錯過了呀！」

兄：「你這法子，倒是不錯。不過我們勞勞碌碌的，做了一天苦工，只有這五角錢的進項，這五角錢，又要吃飯，又要住房子，又要穿衣服，哪里足用。假使要是買了彩票，我們這肚皮倘若作起祟來，哪怎麼辦呢？」

弟：「哥哥！你的眼光也太小了！我們的肚皮雖然作祟，但是我們忍上一忍，也無不可，及至明天一開彩，頭獎得到，豈不就要成那富翁了嗎？」

兄：「你說的話很對、兄弟！我們就把這肚皮忍一忍，買一條彩票吧？」

於是兄弟二人，就從腰裏，把那拿血與汗換來的大洋五角，送到彩票店裏，拿了一張彩票，很高興的回到家裏去了。

他們住的地方，就是這馬路盡頭，往東一拐，那一間又破又黑的小屋子。屋子裏邊，有兩把沒腿的椅子，一張二條半腿的桌子，那邊一個土炕上，放着一床七穿八洞的破綿被，這就是屋子裏邊的情況了。

兩個人進去之後，每人拿了把沒腿的椅子坐下，就大談而特談的說起來了。說的什麼，也聽不很清，隱隱約約地聽見說：『明天就跟這多年的老朋友——破屋子分手了，就成富翁了，』住高大的樓房，穿綢緞的衣服，坐嗚嗚的汽車，多少快樂呀！……

這時候天黑了，家家都把燈點起來了，但是在這燈光燦爛的所住，却有一個屋子，仍然是黑沉沉的沒有一線光明，也沒有一些聲息。在這屋子住的人，不是別個，就是那兩個買彩票的工人。他們因為把一天所得的幾角血汗錢，統統送到彩票店了，所以只得餓着，連燈都沒點——原來因為沒錢買油——所以一黑就睡了。

一條很寬大的馬路上，忽然擠滿了一大堆人，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約摸有好幾萬人的光景，都七張八嘴的在那裏議論。忽然一個高台上邊，立了一個約模五十歲光景的老頭子，大聲說道：『諸位！別說話了，現在開彩的時候已經到了。』他說完就下去，這時台下邊的人，都將眼移到台子上邊，靜悄悄的聽台上人報告得獎的號碼。

忽然台上掛起一個大牌子，上面寫的是：『頭獎一〇三二五四，二獎三〇一四，三獎五

六八〇，忽然台下有兩個人，用很大聲音說道，『頭獎我得着了。』這時台下的人，全注目這說話的人，原來就是昨天那兩個工人。這兩個人喜歡的眉飛色舞，衆人看他這樣，以爲必定是中獎無雙了。及至再看他的號碼，又都拍掌大笑起來，原來他倆的號碼是一〇三二四五。這兩個人一看衆人都笑他，心裏就有點慌了，於是就又把自已的號碼跟牌子上一對，不覺大吃一驚，氣的混身亂抖，就一氣跑回家裏，把門關上，哭起來了。隱隱約約的聽見說：『唉！高大的樓房住不成了，綢緞的衣服也穿不成了！……』

國內勞動界

●南京膠皮車夫的狀況

錢杏邨

(一)輛數 四千餘輛

(二)人數 共有車夫九千餘人

(三)班數 每日兩班第一班早六點至午後兩點；第二班從下午兩點到次早六點——第二班至

遲拉到夜間十二點，次早交車，

(四)代價

生活最佳的，每班能行一百里路，但所得代價，也不過一元之譜；不佳的，初拉車的，年老的，每日生活，不過得五六角錢的代價，每人每日祇能拉一班，多則

力不能勝，

(五) 生活

地獄了，就是他們的生活，也是可痛，現在分配列圖於下：

(甲) 一人生活的：

(子) 車價 每日洋四角，

(丑) 伙食 每日吃麵餅，計須洋三角多；

(寅) 房租 每日須洋五分；

(卯) 雜費 洗澡、洗衣、零用、燈油、穿衣、置鞋、醫藥，……等費；每天總要二角左右。

其計每天須用洋九角多

(乙) 一家生活的(一夫一妻一子一女其他不算)：

(子) 車價 每天四角

(丑) 伙食 每天至少要洋半元；

(寅) 房租 每日須洋一角以上；

(卯) 雜費 每日同上，每月總要四角以上，

總計其每日生活 須洋一元四角以上，

照上面寫的看來，每天就做那非人生活至「力竭聲嘶」，也不能供養一家；何況還有生病

的時候呢？

唉！這樣看來，我們勞苦一生，祇給那吃人不出血的資本家弄資產；我們何不羣起合作，推翻資本家，尊重，「勞工神聖」呢？

一九二〇，九，二十九於上海

本埠勞動界

●運米車夫罷工

閩北一帶底運米車夫，從河下起貨到岸上，向例每石由米店家給運費五釐。近日各車夫會議此後這項運費要加到一分。由賣頭（即米客）承付。賣頭不肯允許，於是各車夫遂於八日上午九點鐘起，一致罷工，停止車米。因此各米店也於九點鐘之後，即行停解。後來有人出來調處，到那天晚上，還說不明白。

●米行解手訂期罷工

閩北各米行解手，就是下河所謂「解米者」，又名叫作「解郎」，他們前因百物昂貴，度日為難，曾經提議向各米行要求加薪，各米行置之不理。他們因此趁此新穀登場，事務繁忙

的時候，再向米行要求，各米行對於他們從前的要求仍舊不理，所以他們同盟訂於陰曆九月一日起，一致實行罷工。

●工人運重貨傷命之慘劇

九日下午一點半光景，祥茂轉運公司底搬運小工江北人某甲，因搬運汽油，力不能支，跌仆倒地，口中鮮血如泉湧出，一霎時就臥死在路上。當由巡捕用車先送到匯捕房，後轉送斐倫路驗屍所，去聽候解員驗明核辦了。

閒談

●有嘴不許說話

C.L.

蘇州某織綢廠，工人第二次罷工後，經理恐怕再有第三次罷工發現，所以異想天開，發一道命令出來（他們平常時候經理發表出來的話都自稱命令）說：工人在廠內工作時，不許互相談話。

哈！我想他們這個方法還不好，最好的方法是甚麼？就是把工人的嘴，一齊用棉料

紙糊住：那麼工人不要說不開口。就是飯都可以不吃，這豈不是廠裏又少出一點工錢嗎？

●人命不及狗命

魯農

工人做工壓死，家屬向那資本家去訴了苦，戀了情，勉強勉強地得了八十塊大洋錢的撫恤金，還要三日三夜傳頌那資本家底大慈大悲！（這事見本誌前期本埠勞動界）前天在報上看見一則法公堂判賠擊斃瘋狗的新聞，由中西議員會判，叫擊瘋狗的黃某賠償那原告法商某損失洋八十元，堂費銀五兩，限十四天繳清。賣氣力的弟兄們看呀！我們做工的生命，還不如那資本家底一隻瘋狗！

●人價不及豬價

魯農

河南地方底人，全靠每年春秋兩季底收成而生活的。今年春秋兩季，都遇了旱災，這真是制他們底死命！那地方，平常生麥底價值，每斤值八十文，現在已經漲到三百文了。因此大多數人，迫於饑餓，呼號無告，只有賣他們自己的妻子，以圖生活了。至於他怕賣女的法子呢，真是奇特得祇，大致是講斤估價的，每一斤合制錢一百文上下，婦人以八十斤計算，女子以七十斤計算。唉！這是什麼事？為什麼有這事？

